

独幕话剧

寒 社 的 火 花



張 仲 朋 作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內 容 說 明

火花农業生產合作社的兩個生產隊，正在展开紅旗競賽。因为老不下雨，地里的墒就要干透，第二隊的山地，眼看就种不上，要荒了。隊長去向第一隊借牲口，第一隊的陳隊長，却一心想着搶紅旗，要去开生荒，不願意借出牲口。后來經過理事會，才得到合理解决。不想第二天忽然要下雨，这时山地有了墒，迟种倒不要緊了，第一隊的四十畝翻漿地却非立刻搶种不可。第二隊馬上以全隊的人力畜力，支援了第一隊及时搶种。这种顧全整体的正确行动教育了第一隊，教育了大家。

独幕話剧

火花社的竞赛

張仲朋作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外文印刷厂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總号0900 開本787×1092耗 1/32

印張 1 字數18,000

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08·47

定价：(5)七分

人物：李欄英——第二生產隊隊長。

陳德興——第一生產隊隊長。

王守財——第一生產隊隊員，新社員。

虎 占——第二生產隊副隊長。

桂 香——第一生產隊婦女隊長，農業技術員。

第 一 場

初夏的一個晚上，太陽下山了。

這個寬闊的院落是火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所在地，舞台右前方是一間辦公室，占多半個舞台，室內有桌椅卷櫥等物，牆上挂有月份牌和一塊小黑板，作為合作社的“點將台”，現正貼有兩張挑戰書。牆上顯眼處挂一面錦旗，上寫“爭取全面豐收”六個大字，門窗都在正面，隔窗可以望見被風飄動的柳枝。台左後角露出大馬棚後背的一角，再後是黃土圍牆。自辦公室窗前有路通大院前門，向左後方去馬棚處有路通大院後門。

〔風卷着沙土，天昏沉沉的，幕側一片喧嘩，好多人使完牲口牽回馬棚里來，有人怪聲怪氣地數着快板：

“提起二隊那伙人兒，
一心想爭紅旗兒，
沒成想萬事不如意兒，

白費了一番心兒，
鬧了個人家吃魚他舐刺兒，
人家吃梨他撿皮兒，
叭嗒叭嗒小嘴兒不是個味兒，
唉呀呀，你說着急兒不着急兒。”

〔幕側有人喊：“好哇！好哇！”“再來一個！”“……”。

〔桂香抱馬套在數快板上。

桂 香：（向幕後）咱們第一隊這些人呀！剛和人家拉個平鋤
就這麼驕傲，算啦，不覺着難聽嗎？別數啦，多刺耳
朶！

〔虎占也抱馬套上，一抬頭被風迷了眼睛。

虎 占：（揉着眼睛）啐！這風也敗家！

〔幕側有人：“這小風真准當，一下就迷上了。”

虎 占：（向幕側）呸！

〔虎、桂同進辦公室，放下馬套。

桂 香：你們第二隊的往那邊放，別亂摻堆，要不明天又得
抓瞎了。

〔虎占將自己抱來的馬套拿到那邊，找個凳子坐下。

〔桂香一眼望見牆角的拌種器和旁邊的高粱種，走過去看了看。

桂 香：唉呀！虎占哥，你們的高粱種還沒有消毒哪，不是
明天就種么？昨天就給你預備出來了，種籽在這兒，糞
力散在這兒。（從卷棚頂上取下來）全是量好的，呆會快拌
哪！種籽消毒可不能毛毛草草的。

虎 占：知道啦！

桂 香：知道啦，知道啦！可就是不动彈。你这个腦袋也該消消毒啦。还不快擦擦汗，活像个新出鍋的热饅头，今天你們又一歇沒歇吧？

虎 占：这还干不过來呢！一秋一春費好大勁保的那点牆眼，看就干透了，这風若再不停，那片山地就白瞎了。

桂 香：你們第二隊的山地明天还种不完嗎？

虎 占：完？等着吧！

桂 香：那得趕緊想办法呀，那片山地的固定產量可是三十多石哪！

虎 占：認倒霉，全隊賠唄！

桂 香：这話不对，就是你們認賠，全体社員也不能認丢三十石粮。还是副隊長呢！

虎 占：（有些不耐煩）你說这話不是沒用！我願意白丢三十石粮嗎？你沒到那塊地里去看看，今天种的那点兒就是湊合事兒，風还是这么刮，明天哪……哼！眼看芒种就來到了，那塊地一連种了二年谷子，今年又非得換楂种高粱不行。

桂 香：再不換楂，那鑽心虫还治的過來嗎？

虎 占：这回就省得你这个技術員發愁啦。

桂 香：怎么？

虎 占：地种不上，一棵苗不出，它还鑽啥！

桂 香：你發这分牢騷不是沒用！

虎 占：我和你發的啥牢騷！这几天我們隊員們都紅眼了，

誰不知道糧食是國家的命根子？明天我們能多添一付硬棒槌杖，也不至于这么發愁，偏趕這陣主任正病着，這話和誰說去！誰能作這個主！

桂 香：咱社就这么兩個農業生產隊，那就得和我們隊長說說讓我們隊幫幫忙。

虎 占：在這個時候？怕不好辦。噯！桂香，你叔叔的病好點沒有？

桂 香：沒有，今兒燒的挺厲害，說了一天胡話。醫生吩咐：這幾天社里的事兒不能讓他知道，要不他可不能好好養病了。

虎 占：是啊，他那性子挺急的，知道這個情況別說在炕上躺着，就是在家呆也呆不住，這事又非他出頭解決不可。（風聲）媽的，刮吧，我們豁出來了！

〔天黑了下來，桂香點起掛燈，陳德興、王守財上。〕

陳德興：（向幕側）都快回去吧！吃的飽飽的，明天把勁頭都拿出來，只要大伙好好干，紅旗跑不了！（轉向王守財）這幫小伙子們都是歡蹦亂跳的，若不讓他們爭到紅旗，從哪說也對不起他們這股子熱勁兒。

王守財：是啊，隊長……

陳德興：（打斷他的話）現在的年輕人可真能翻江倒海呀，那怕有天大的困難，只要有這把子人在手里，保管能平平坦坦的過去。王守財：你說對不對？

王守財：對呀！隊長……

陈德兴：（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）往后你看！

王守财：隊長，你听我說呀！

陈德兴：不！你听我說，等这些小年輕的一起來，人家又有文化、又有政治、又有技術的，干出來的事業可就另一个样啦，到那时候咱这鬍子八渣的就得退位讓國啦。

〔二人進办公室。〕

陈德兴：哦！虎占，你也在这兒。桂香，來，彙報彙報你的工作，那四十畝“翻漿地”的楂子檢淨了沒有？

桂 香：沒有，还有多一半。

陈德兴：还有多一半？大前天不是就告訴你們檢嗎？往后拿社里的事兒就得当自个家的事！

桂 香：怎么檢哪？

陈德兴：節令到这个时候了，又刮了这么多天的風，地里的漿早撤淨了，怎么沒法檢？

桂 香：咱这隊妇女去了点种的，“拉渡梭”的只剩了五个人，前天讓选一天种，昨天又讓我們在麥地里追一天碓砬，今天又澆了一天水，一个人也沒長八只手。

陈德兴：又撅嘴，商量事嘛，行啦！还打算明天开犁种河套地呢。

桂 香：今天咱們把大田全种完了，明天妇女都抽出來，半天就檢完。

陈德兴：就得这么办哪。

虎 占：（同时）明天你們干啥？
王守财：（同时）明天咱們

陈德兴：咱们第一队还有个任务没完成呢，前天我去看主任的病，他还嘱咐我说：“开荒的任务你们可得赶紧动手哇！理事会讨论过了：今年哪队开荒打的粮食就算哪队的额外增产，竞赛条件上不是还规定这一条吗？——要完成扩大耕地面积的任务。”

虎 占：明天你们开荒？

王守财：这……这又没指望了。

陈德兴：怎么没指望？南河套那块荒地，开出来一亩能打三五斗。咱那四十亩“翻浆地”前几年还不是生荒片儿？这几年倒越种越肥，就这么办。桂香，你快去组织妇女，明天一定把楂子捡出来，（向王守财）明天一早你就预备波蘭型！

桂 香：嗯！（至门口又回）虎占哥，你们队里的高粱种可得快拌哪！

虎 占：地都种不上，拌那么多种干啥！

桂 香：你看，大伙把技术员的责任交给我，我就要负责任嘛！

虎 占：是啦，回头就拌！（虎占、桂香下）

陈德兴：今天正是十五，不刮风的话，这大月亮地里一看老远，王守财！

王守财：啊？

陈德兴：你来看，自从今年施行了大包工包产，把耕作区一固定，村东这一片山地、平地，齐刷刷的一片全是咱们

一隊的了！我想閑時候把交界地和道口上都釘上牌子，寫上“火花社第一號豐產地”“二號豐產地”，“三號”“四號”……到秋天庄稼熟了，你看吧，這邊一片紅高粱，那邊一片黃谷子，這又有一片白的棉花，這是多大個事業呀！開好了再得上這面紅旗，干活的時候往地頭上一插，讓南來的北往的看看咱們合作社的人是怎么干的活。

王守財：隊長，我有個事想找你核計核計！

陳德興：（突然地）啊？是公事是私事兒？

王守財：嗯……小小不言的，隊長！依我看咱這荒暫時不種，就等兩天再開，把牲口借給我種半天地。

陳德興：種哪的地？

王守財：我還能有一個地？宋寡婦和我不是才結婚嗎，地是她帶過來的，一來我心裏着離咱村四五里地，二來又是老沙包，社也不喜得要，就沒入進來。

陳德興：不行！

王守財：這，你們不是討論過嗎？允許我先經營一年，我把糞都送了，咋又不行啦？只送糞請我大表兄的車還花了三斤酒錢。

陳德興：剛才你沒聽說社里要開荒嗎？

王守財：隊長，你看我今年才成家，房子要翻蓋，還得買口豬，這全憑那五畝自留地呢！真要種不上，這不毀了我啦嗎？我頭一年入社底子挺空的。

陈德兴：社里既然允許你經營一年，就一定帮你种上。

王守财：眼看就到芒种了，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啊！

陈德兴：你呀！你就看見自个兒的鼻子尖兒，咱們要加把勁用兩付犁杖开上一天荒，就是二十多畝，到秋天多打十石粮是手招把拿的，國家多增產一筆粮食，隊員也多一筆收入。不也是有你一份么？

王守财：大包工包產，哪隊打粮越多得的獎勵也越多，這我倒明白，可是我那地……

陈德兴：別急，等忙完隊里的活就給你种，远也远不过大后天。

王守财：大后天？（想了一会兒，喜悅的）哎！

陈德兴：你新入社，社的章程還沒吃透，往后多跟長順他們学着点，目下紅旗競賽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兩個隊憋的勁头可不小哇！你也應該多关心点才对呀！你看李國英那隊，前些日子真想把咱們拉下，样样都搶到头前去了。咱們隊賣了几天命才算赶上去了。这陣兩個隊正在上不上下不下的地方呢，不管哪一边，稍微一松勁，憋了一春的勁头一下子就完了。

王守财：听說这几天可把李國英急坏了呢？那片山坡地還沒有种完。

陈德兴：可不敢小看李國英，去年的妇女委員今年上來当生產隊長，單打一面，干的真不坏，你說是隊員的團結上，政治工作上，哪样也沒落到咱們后头。天不早啦，

沒事快回去養養勁頭去吧，現在正是叫勁的時候。（下）

王守財：這樣可也行，多開點荒又能多分一把，還是合作社的人有韜略哇。這樣看來入社倒也不錯，今年我還算走對了。（走向紅旗，指着那幾個大字一字一句地）“愛國增產，流動紅旗”。（因大字只有六個，他却念了八個，自覺不對，笑了）人們真怪，都看它這麼眼紅。依我看還不如一人獎個小褂呢，不打糧食你是吃它是嚼它？瞎扯！（走向月份牌翻弄着）明天開荒，後天種社的“翻漿地”，大後天答應給我種了！可是哪天芒種呢？必是這張紅的寫的是芒種？一字不識是够噲，兩眼墨黑。

〔李欄英、虎占上。〕

虎占：（在室外）二姐，指着咱們那六匹馬，累死明天也種不完，實在沒辦法就得和第一隊借付套了，要不隊員的情緒就再也穩不住啦。（二人向辦公室走去）

王守財：（在室內）他們要借牲口？（向進來的李、虎）李欄英，虎占，是你們要借我們隊里的牲口嗎？

李欄英：
虎占：（奇怪地看着他）……

王守財：你們哪知道……這可不行啊，明天、後天、大後天……（看了看他們的神色）這不是又沒指望了嗎？（急向前側走去）怎麼竟出差子，哎！（急走出）

虎占：你老是叫我沉住氣，剛才你可看見啦，我從這一出去就跟了一屁股，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地，解釋也解釋不過來。

李國英：淨空口說白話頂啥用呢？咱們想不出办法來種上地，社員不冲咱們說冲誰說？

虎占：从开春我就說，副隊長这个差事我干不了，还是讓我擺弄新農具去吧，你們非得要选我！

李國英：要退坡呀？領導大伙往社会主义道上走，本來就是个困难事兒，这个担子你也不担我也不担讓誰來担呢？你是团员，你想想，党团员都不干誰干？別胡思乱想啦！目下是有困难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伙的眼睛才更亮，你能不能給羣众办事兒，办的公道不公道，大伙看的一清二白的。

虎占：我八歲的时候爹媽就去世了，这么多年一个人过日子，人沒吃过的苦我吃过，沒受过的罪我受过，从成立了合作社我才算有了家啦。我早就想过，社就是我的家，我就是社的人，社走到哪兒我跟到哪兒。

李國英：这些事別說它啦！

虎占：就是說为了把合作社办好，再苦再累我也甘心情願，就是挨人家这份罵我心里憋屈。

李國英：挨罵？

虎占：这几天那几个好說疙瘩話的，一見我就念咒：

“哼！黃嘴牙子還沒退淨呢，就当上隊長咧，不找着砸鍋往哪跑！那陣选他的时候，我心思这几年他挺能張羅的，才举了他一手，沒成想屬他媽百灵子的，叫的好听！”

李國英：就是這些嗎？

虎 占：這還不夠人受嗎？有時候還把你捎帶上几句：“我說驢馬上不了陣嘛，咋樣？老娘們多咋也是‘吃菜貨’，別看她當婦女委員那陣大伙都拍手叫好，婦女委員那角色到底還是老娘們的差事，这回硬拿鴨子上架，擺弄咱們，等到秋天的時候才有熱鬧看呢！”你听听！

李國英：虎占，這些話听着挺刺耳，可是都有味兒啦！能够辦好的事情咱們辦不好，那還不就是“吃菜貨”嗎？

虎 占：（急躁地）你老說應該辦好，你看這風，你看看那地，咱們也不是神仙，你又不肯到第一隊去借牲口，我算一點轍也沒有啦！（自后側下）

李國英：虎占，虎占！

〔幕後誰又怪聲怪氣地數起了那段快板，風越刮越大了。〕

李國英：這風刮起來真就沒完嗎？難哪！“吃菜貨”！我真就像一碗不值錢的涼水一樣，讓人家一眼看到底了嗎？婦女真就沒有領導生產的本事！不！這不是本事，看你有沒有這個決心，對黨和羣眾交給你的担子願不願意担。對呀！對呀！去找找陳德興！（向門口走去又回）這一期紅旗競賽差三天就要評比啦，兩個隊正在叫勁的時候……

〔幕側有人聲。〕

〔一人：“走，不同意施行包工包產的跟我走！”〕

〔另一人：“得啦！你嚷個啥？”〕

〔一人：“開得种不上地的时候，好讓大伙拿赔头哇！我家不称七处房子八頃地，我他媽賠不起！走！”

李幗英：他也是—一个共產黨員，看看隊員們的情緒，他不会想不通这个問題，会帮助我們！（向門口走去，幕側喊声又起，停下靜听）

〔虎占：“往哪兒走？想造反哪？”

〔一人：“呸！真是官昇脾气長啊，眼珠子可倒不小，你頂个屁！”

〔众人：“越說越不像話啦，算啦！算啦！”

〔李幗英急向幕側走去，虎占上。

虎 占：我何必一天累个王八犢子样兒，到了还讓人家罵个茄子皮色兒！不当副隊長一样吃飯，（拉李幗英往幕側走）走！

李幗英：先到屋里去，（進办公室）你先消消气！

桂 香：（边喊边上）李大嫂！李大嫂！你还没有回去？我大哥正在家里着急哪，你們孩子从今天下晌就發燒，这陣正鬧呢，又哭又叫的。

李幗英：小英病了？

桂 香：你还不知道哪，从吃过晌飯不大工夫，抱娃娃組的王大娘，就把小英和別的孩子隔离了，因为你家没人，王大娘看到咱們下工才回去。这陣我大哥抱也抱不住。家里晚飯还沒人做哪。

李幗英：哦，我知道了。

桂 香：快去看看吧，有啥事呆会再办还不行？

李幗英：一会就去。

桂 香：（見虎占擺弄着桌子上的農藥包）虎占，你真是個事兒，早就告訴你把種拌了，真拿事不當事辦。（上前奪虎占手里的藥包）

〔虎占沒理桂香。〕

桂 香：（顯然不知道方才這場風波）哎喲！架子這麼大呀，真看是隊長啊。

虎 占：我就這麼大的架子，我就是這份不值錢的隊長！

桂 香：這是沖見什麼喪門神啦！活像誰欠了你二百吊似的，技術指導是我的工作，催催你，你不滿意呀。這多虧是你們本隊的事兒，若是旁人的該怎麼着？

李國英：桂香，他沒有生你的氣。虎占！一年才剛開頭，遇見這麼點困難就往后縮，那可就成了面捏的啦。人家都說當領導人的肚子里能行船，像你這樣動不動就上火，還能作好工作嗎？遇事腦袋多轉幾個兒，什麼事也好办了。你先好好想想，我到那邊去看看。（走出）

桂 香：大嫂，你不去看看你們小英嗎？我大哥還沒吃晚飯呢。

李國英：桂香，一會你回家路過我們那兒告訴你大哥，就說這兒的事脫不開，讓他先照顧照顧孩子，晚飯我一會就去做。

桂 香：那……我去替你作飯！

李國英：忙了一天，你也該歇歇啦，挺累的。

桂 香：你到這嚮沒吃飯都不累，我吃的飽、喝的足，累

啥？

李帼英：桂香，你若能幫助第二隊把山地種上，咱們全社都得感謝你呀！比你幫助我家做飯的功勞可大的多啦。

（下）

〔桂香欲下。〕

虎 占：桂香，好妹子，你別怪罪我。你想，地根本種不上，你那技術再好，可是往哪兒施展哪！

桂 香：虎占哥，你說的對。方才李大嫂託咐我的事兒，我一定盡我的力量！

虎 占：你有啥辦法呢。

桂 香：有辦法，我先去給李大嫂做飯，咱們走着說吧！

〔虎占、桂香下。〕

〔靜場片刻，陳德興像在用力思索着什麼上。〕

陳德興：趕的这个巧勁，單挑這個時候來借牲口。

〔幕側王守財聲：“隊長！隊長！”自后側几乎是跑上。〕

王守財：唉呀！你在这呢，我找你三六一十八遍也沒找着，第二隊要借咱的牲口，你听說了嗎？

陳德興：听說了。

王守財：借給他們嗎？

陳德興：……；

王守財：（想着自己的心事）唉！這又沒指望啦！

陳德興：（也想着心事）沒指望了！

王守財：你看，你不是答應我了嗎？

陈德兴：什么呀？

王守財：我的地，自留地！

陈德兴：哎呀，怎么又跑到你的地上去啦！~~我说的是红旗！~~

王守財：不是，我说的是地，我老婆带过来的地。

陈德兴：（烦躁）你呀！你呀！你让我好好想想不行吗！你那点破地能值几个大钱，等到那边去开荒的时候带带拉拉就给你种了。

王守財：（转憂为喜，信以为真）什么？明天就到那边开荒啊，那明天就给我种吗？

陈德兴：行啦！行啦！走吧！

王守財：好哇！好哇！队长，你真是说一不二的人！队长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刚才我从那边过来，队员们正商量这事呢，都说不能借给他们。我再去说说，社里啥事不都讲个民主吗？只要大伙齐唻啦一声说不借，谁也没法儿。

陈德兴：（燃起一线希望）你说啥？队员全不同意借！

王守財：是啊！他们说的那道理多啦，我忙着来找你就没好好听。

陈德兴：那你再去看看！

王守財：嗯！（欲下又回）明天可得给我种地呀！

陈德兴：老忘不了你那些事儿，快去吧！

王守財：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准备波蘭犁，另外再扛上一张笨犁杖。（下）

陈德兴：偏在这个时候来尅我，眼看就完成任务啦，要把牲